

忧伤的午后时分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多年前的一个初夏午后，我从外面回到家中。一进到院子里，就闻到栀子花的香味。每年这个季节，就有卖栀子花的小镇走街串巷。通常是扎着花头巾的农妇，而新鲜的栀子花就放在水桶里，漂浮在水面上。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的头上都插着一支洁白的栀子花，甚至她们修长白皙的颈项上也挂着一支栀子花。现在，当我回望我家的那座夹在马路与河流之间的小院时，我觉得它是多么遥远啊。我家的那座小院并非建筑学意义上的院落，它其实是时间，是时间本身，在这个世界，只有时间是永恒的。而在那个午后，我走进小院时闻到的栀子花味，其实是时间的味道。是的，时间是有味道的，它一年四季都有味道。在那个初夏的午后，我走进小院时，不仅闻到了栀子花的香味，我还感受到了深切的忧伤。

我家院子的午后时分总是有着一种忧伤的气息。这种忧伤的气息，来自于我姥姥，来自于包围着我姥姥的寂寞和孤独，也来自于我姥姥对远方的眺望和对往事的回忆。小院的世界仿佛遗世而立，它跟外面的世界简直处于两个空间。午后的马路是喧闹的，来往的车辆（自行车和拖拉机）川流不息，去往小镇的行人呼小叫，而飘扬在车辆和人声之上的曹金元挑水的号子声。曹金元不是启海人，也不是本场人，曹金元是南场人。我能听懂启海话，甚至能说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，但是我根本听不懂南场话，如果两个操南场话的女人在大街上聊天，你会以为在吵架。曹金元用南场口音打出的号子，简直像帕瓦罗蒂在唱歌剧，千回百转，却又不知所云——他在用咏叹调倾诉自己苦难的身世，但是谁又能听得懂呢。此刻我家院子东侧的河流也很热闹，我家南边是长沙窑厂，忙着运砖的船只日夜行驶在河

时间是有味道的，它一年四季都有味道。在那个初夏的午后，我走进小院时，不仅闻到了栀子花的香味，我还感受到了深切的忧伤。

流上，随着“通通通”的马达声响起，哗哗的水浪拍打着两岸，那也是一种歌吟，它与马路上的喧闹构成了两个声部。

可是位于这两个声部的我家小院却是岑寂的。曾经，这个小院里也是聒噪不休的，那是我们姐弟三个制造出来的。我们姐弟是我姥姥喂养的三个小动物。你可以把我们说成是鸡，也可以说成是鸭，或者猪和狗，但只有鸟才会飞走，所以，你们就把我们当成鸟吧。先飞走的是我姐姐，接着是我，最后是弟弟。我们飞出了小院，飞向了外面的世界。我们从空中俯瞰我家小院，首先看到的是我姥姥的白头发，我姥姥的白头发在太阳底下是多么的扎眼。我们看到我姥姥的小脚在小院里的砖地上跳动。这是我姥姥的命运。我姥姥的命运就是蹒跚。她永远无法离开小院。她可以去朱秀莲家串门，可以去茶水炉跟孙二娘拉呱，可以去供销社看看那些刚进的布料，端详那些适合自己的衣料，想象着它们做成的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的样子。她不知不觉笑了起来。供销社有个叫欧国星的营业员，跟我姥姥很熟。欧国星就把衣料摊在了柜台上。我姥姥抚摸着那衣料，又笑了起来。我姥姥说，哪天有空，俺叫朱秀莲给我做一件。我姥姥还可以去很多地方，比如，她可以去邮电所，问问麻子所长，有没有通化来的信。她的儿子和钟爱的小女儿都在通化。从通化寄来的家信，简直就是她的命。我姥姥在邮电所坐了很久，她甚至想给她的小女儿打长途电话。麻子所长很热心，尽管从小镇打到通化很麻烦，但他还是想试一试。可是我姥姥不知道她小女儿的电话号码。不仅小女儿的电话号码，她所有身处异乡的亲人的电话号码，她都无从知晓，所以她只好惆怅而回。是的，无论我姥姥去哪里，最后还是要回到小院。我们当然也会回到小院，但我们回到小院是为了离开小院，而她离开小院是为了回到小院。忧伤就是在她回到小院时氤氲起来的——除了小院，她还能去哪里呢？

在那个寂静的午后，我走进小院，一切都是孤寂的。洒落在院子里的阳光是孤寂的，晾在铅丝上的衣物是孤寂的，攀爬在院墙上的牵牛花是孤寂的。这种弥漫在小院的孤寂一下击中了我，我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，我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，我还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西屋的窗户敞开着，我看到身着蓝布褂子的姥姥捧着一瓶橘子罐头坐在床沿上。那是用玻璃瓶做成的水果罐头，吃完里面的水果，可以做茶杯用。我姥姥不停地摩挲着橘子罐头，久久地凝视着，她虔诚、专注的神情打动了我。其时，我姥姥刚从通化回来。对小镇来说，通化简直远在天边。可是我姥姥还是回来了，回到了小院。无论她走多远，最终还是要回到小院，这是她无法逆转的命运。我想，那瓶橘子罐头是她的小女儿给她在路上吃的。我姥姥从未吃过橘子罐头，可是她根本舍不得吃，在她看来，橘子罐头是极其珍贵的东西，吃橘子罐头是多么奢侈的行为啊。奢侈得让她无法承受。我想，当凄楚的汽笛响起，火车徐徐离开通化站时，我姥姥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楚，她还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，而那瓶橘子罐头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念想。我想，在漫长的旅途中，我姥姥不停地摩挲着橘子罐头。摩挲也是一种语言，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方式。而忧伤是它的色调。我姥姥这辈子的色调就是忧伤的，即使有愉悦的时刻，也是从忧伤的牢笼里侥幸逃脱出来的。

在那个空茫的午后，我一直站在窗户外面，没有惊动我姥姥。我知道，此刻，我姥姥的世界里，只有那瓶橘子罐头，其他的一切都远去了。我姥姥忧伤地摩挲橘子罐头的场景刺痛了我。这场景出现在以前的许多午后，也将会出现在以后的许多午后，只不过那天午后恰巧被我撞见了。我从未对我姥姥提起过那瓶橘子罐头。它的结局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。当然，这并不重要——很多时候，我们都需要谜——重要的是，它是一个时间标记，它常常让我想起，在某个忧伤的午后，我姥姥跟她的橘子罐头在一起。我姥姥并不忧伤，她内心是满满的温馨回忆。从这个意义而言，橘子罐头也是我的安慰。



二重奏

许从军摄

吃豆腐

□王春鸣

花边系马

我不爱吃豆腐，觉得它滋味平常又难配菜。这也有可能是全家人都手艺平常吧，不知道怎么把豆腐烧成黄蓉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。爸爸用十三香烧过一次麻婆豆腐，我则用咸蛋黄和皮蛋凉拌过，都遭到了彼此的鄙视和其他家人的厌恶，连猫都不愿意闻。

所以我们家唯一的正经吃豆腐是在每年的第一天第一顿。大年初一，豆腐菜配团圆饭，米饭里放了红枣、年糕和糯米圆子，看着粒粒分明则黏不可言，可能一筷子一勺吊起了整碗。

下饭的菜就一个：青菜（芥菜）烧豆腐，这个菜的寓意是“头富”“聚财”。青菜是自家菜田里的，新春里已经抽出菜薹，甚至会有一两朵金色菜花点缀在兰花大碗里；

芥菜作为搭配，从前是我和弟弟，后来是我们

的孩子，去房前屋后挖几棵来；豆腐是老豆

腐，等青菜炒翻后下锅，煮出了蜂窝眼，与可

以凉拌的嫩豆腐完全两个性子，当然也同样不好吃。

这豆腐，早在腊月二十五六就已经买好

了，平常一块钱一块，到了年底，能涨到五块

钱一块，还往往脱销。爸爸从固定的摊位上

买回来，妈妈跟他去过一次，就嫌做豆腐的老

布，说他盖豆腐的纱布已经失了色，看不清

布眼了，还担心他会把鼻涕抹在木头的豆腐

盒上，可是爸爸说，就是他家做得香，因为盐卤点得好啊。

过年的豆腐并不是雪白的，跟浓豆浆一样，是棉麻般的米黄色，表面残留着纱布的经纬痕迹，像被野风刮过，又细腻又粗粝。四四方方三五块，养在清水搪瓷盆里，隔一天换一次水。我们煮灶的风俗，年初一早晨吃了，年初三还要吃，也许是“头富”坐坐。但新的一年里集市是不开的了，超市里的豆腐，更不好吃。过了好多天，豆腐依然有豆香，但是也散发出微微的馊味，边角也有点渣了。这样一个菜，配上甜腻黏牙的干饭，和妈妈不绝口的吉祥话，能让我一整天都不觉得饿，打的饱嗝都是豆腐味的，真奇怪青菜和红枣去了哪里。

小时候的我常常吵着不要吃团圆饭。为了这口饭，得起那么早，而且没有肉。当然可能也只是我觉得早而已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吃完，院子里已近乎熙熙攘攘——邻居们来喊父亲打牌了，带钱的那种。他们一笑，牙缝里都嵌着青菜梗或豆腐渣。而父亲会一推饭碗，响亮地应一声京剧腔的“来了——”，就迎将出去。

长大了我还是不喜欢团圆饭的（口感），但是父母会早早买好了豆腐养在清水里，等我们回家。我于是习惯了风里雨里也在年三十赶回去，为着新的一年餐桌上整整齐齐的碗，整整齐齐的家人。

我们家厨房里放着一张方桌，小时候一直用到现在，从前是最初的一家四口，后来我和弟弟各自成婚，围着方桌的从四人到六人，再到八人，正好坐满。孩子们不爱吃团圆饭，

也不爱菜薹，无可选择之下，饱浸着豆油和菜汁的豆腐倒最入味一些。爸爸也就很高兴，觉得自己豆腐买得好。

然后就到了今年。腊月里，豆腐还没有开始涨价，爸爸走了。

替我们操办丧事的人挤满了灵堂，嘈嘈杂杂的声音中，我听到一句：“谁赶紧去老陈家订八十箱豆腐，这几天要用的！”

是了，谁家有人过世了，乡邻亲友来吊唁，就叫做吃豆腐。以前是别人家的事，我没有在意过。因为那豆腐咸菜汤，一定是最最后一道菜，往往等不到上，席就散了。

我在父亲的灵前，吃到了家乡豆腐的第二种做法，刚一穿上孝衣，就有人塞给我们筷子，和一碗豆腐咸菜汤，我一口口往下咽，松软的豆腐，咸涩难当，都卡在喉咙里，我初来人间学会的第一个发音，第一个双声叠韵的词，就这样被堵住了，再无发声处，也无人应答。

我不想吃。我希望父亲还在。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，他应该骑着电动车，给我们去买点卤最佳的那家老豆腐。

后来，是弟弟去买了过年的豆腐，也不知道是否原父亲买惯的那家。我什么也不能做，一想起爸爸，心就像盆里泡了好几天的最后一块豆腐，七零八落。大年初一，除了他，家里剩下的七个人像往年一样，围坐在厨房的旧桌子旁。盛饭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妈妈，她微低着头，红了眼，于是我就把一个空碗推到了电饭锅后面，在她身边坐下来。我小心地绕开菜碗里的一块豆腐，又一块豆腐。正默默地吃着，院子里像往年一样想起了人声，这回迎出去的人，换成弟弟了。

编辑：毛雨森 美编：刘玉容 校对：陈彻 组版：曹珺



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智商情商，而是见识与格局。见识与格局决定了人生的结局。

做事当有大格局

□凌云



无论一个人的智商情商是高是低，地位身份是显是微，一个人成就的大小，关键看他的格局。

格局是什么？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光、胸襟、胆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。人们常说，一个人的发展受了局限，其实这个“局限”就是格局太小，为所欲为。

人生的结果由格局而定。曾听过一个笑话：古时候有个乞丐，机缘巧合救了皇帝的性命。皇帝问乞丐：“你救驾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”乞丐答道：“求皇上划两条街做我的地盘，以后讨饭再也不怕被人赶出来啦！”乞丐的这个请求，暴露了他的眼界和格局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注定他一辈子只能混迹于乞丐之间。

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智商情商，而是见识与格局。见识与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，也决定了人生的结局。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你想成就自己吗？那就放大你的格局吧！

那么，如何放大的自己的格局呢？一般来说，格局大的人都应具备这三种特质，我们不妨在这三方面下点功夫：

一是大局要格局要有大胸襟。何谓大胸襟？大胸襟是一种海纳百川、胸怀日月的气概，一种从容大方、自然天成的气量，一种成熟宽厚、宁静和谐的气度。具体地说，大胸襟就是拿得起放得下、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，能以无私的心灵去容纳人、团结人、感化人。

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欲成大事者，就当如上所述去奋斗、去拼搏，走好脚下的每一步，落好眼前的每步棋，去放大的自己的格局吧！

二是大局要格局要有大眼界。眼界决定境界，很多时候眼界的高低，决定着你对事物认识的深浅，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和对行事分寸的掌握。战国时期，秦惠文王想吞并物产丰富的蜀国，有人献计造能下金粪的石牛送给蜀侯。蜀侯中计，下令民工开山填谷，铺筑道路迎接石牛，秦惠文王让大军跟在送石牛的队伍后灭了蜀国。蜀侯的失败在于眼界狭隘，格局太小，贪小利而忘了大义。

为人性世得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只顾眼前，更不要被一时的得失与困境所打败。只有站得高了，眼前的小境况才蒙不住双眼；看得远了，自然不会为一时得失盲目乐观，或妄自菲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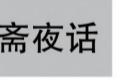
三是大局要格局要有大追求。志当存高远，生命需要有大愿望大追求，才不会碌碌无为、迷茫混沌，才能做事有远见、有担当、有作为。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；鲁迅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表达了他对人民强烈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憎；少年彭德怀，从小立志推翻旧社会，心有大目标，胸装穷苦人。在庐山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，上万言书，其格局何等之大。

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欲成大事者，就当如上所述去奋斗、去拼搏，走好脚下的每一步，落好眼前的每步棋，去放大的自己的格局吧！

艺术作品摆脱匠气的最好办法是读书，泛泛而读收效甚微，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学问或姊妹艺术上。

王个簃为什么能成功

□杨 谒



兼得斋夜话

1972年夏，张大千在《四十年回顾展自序》中写道：“山水石竹，清逸绝尘，吾仰吴湖帆……荷芰梅兰，吾仰郑曼卿、王个簃；……若汪亚尘、王济远，吴子深、贺天健、潘天寿、孙雪泥诸君子，莫不各擅胜场。”张大千是被徐悲鸿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也”的大画家，在他认可的诸家中，南通的王个簃也赫然在列。我曾看过王个簃画紫藤的视频，挥毫泼墨如腾蛟起凤，当令凡手股票。

近年来颇为某些人所推重的“文人画”，之所以又为许多人所不屑，皆因作者缺乏基本的笔墨、造型功夫之故。人言画七分人事三分天资，具三分天资者常有，而具七分人事者则不常有。人事当指个人后天的努力，包括艺术的与非艺术的。

具体到画面本体，则指了解物理，表现物态，体会物情。只具表现物态之能者为工匠，自古真画者，最怕被人看做是工匠。王个簃无疑是一名成功的艺术家，考察其一生，当是抓住了几个“关键”的缘故。

王个簃中学毕业后，因无钱上大学，就去南通城北小学任教，其时南通城书画名家云集，王个簃得到了李苦李、陈师曾、诸宗元等人的指点和帮助。热情爱才的诸宗元还把王个簃的印稿带到上海，请求艺术大师吴昌硕指点，吴亲笔阅评甚多。大受鼓舞的王个簃不久即辞去月薪45元的教职，决定追随昌硕大师。他那时已经结婚，并有了一个孩子，要下这样的决心，当非常人可以做到。到上海后，王个簃寄宿于他人处，每周向吴请教两次，因找不到工作，靠借债度日，如此这般，苦撑了两年光景。后来，在刘玉庵的帮助下，他当上了吴昌硕孙子的老师，住进了吴家，终于“得守云开见月明”。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某个稍纵即逝的珍贵机会，有人视若无睹，有人犹豫不决，王个簃则毅然决然，抓住了改变他一生的最关键的一次机会。

昌硕老人离世后，王个簃先后在几所学校任教，随着上海美专的停办，他失业了，他以课徒卖画为生，收入微薄，偏偏这时又物价飞涨，遂生活发生困难。幸有学生翁继予邀他去苏州，在翁办的一个厂子里担任了一个挂名职务。苏州旖旎的风光吸引了他，他在周边漫游、写生、吟诗，日子过得倒也悠闲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回到了上海，在一家电气公司当文书，《王个簃随想录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解放初，我虽在搞文书工作，但并没有荒疏笔墨。画画、写字、刻印和做诗这四件事，将我的业余时间完全占满了。”人如浮萍，有时会不得不偏离既定的轨道，但只要初心不改，努力不辍，就会有到达终点的一天。

艺术作品摆脱匠气的最好办法是读书，泛泛而读收效甚微，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学问或姊妹艺术上。广泛而又切实的阅读能给艺术家以更多新鲜的营养，为创新提供更多的参考和灵感。王个簃自言，他从古琴的悠扬顿挫中悟出书画的节奏韵律，从舞蹈、太极拳中悟出书画的动静关系。在长乐镇小学读书时，为了修专国文，他转学到了长兴镇国文专修学校，跟一位姓秦的老师学诗填词，从此这一爱好陪伴了他的一生，为了推敲诗词，有时历数小时而不倦。师从昌硕先生时，他每天早上都要读书背古诗，后来还在东吴大学兼教诗文课，他在诗文方面的造诣由此可见。王个簃早年还是一个运动健将，做过球队的守门员，踢过前锋，在苏州、扬州等地举办的中学生运动会上，跨栏和跳远都拿过名次。优秀的书画家，骨子里一般都是很诗情很“音乐”的，王个簃痴于琴艺，曾从师于古琴名家徐立荪，他常于“星月皎洁之夜、明河在天之时，或是夜阑如涛、飞雪如席之际，弹弄几曲，直至四无人声才抱琴上床，弛然而卧。”（《王个簃随想录》）